

■热点追踪

文旅融合 逐梦“诗与远方”

——浙江乡村博物馆的建设与实践

周欢

浙江乡村博物馆建设的背景及案例

乡村博物馆是位于乡村范围内,延续乡村文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重点展示、传播、收藏和传承地域历史文化、特色文化、革命文化及乡村生产生活、非遗保护、产业发展见证物,向公众开放,具有博物馆功能的文化场馆。

如今它已成为促进文旅融合、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纽带。通过乡村博物馆建设,留住“乡愁记忆”,提振乡村文化自信,保护文化遗产,为乡村振兴铸魂赋能,开启乡村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新篇章。

浙江省积极开展了乡村博物馆建设的有益探索且取得了良好成效,并被国家文物局列为全国三个乡村博物馆建设试点省份之一。

“十四五”规划期间,浙江省计划建成乡村博物馆1000家。2022年,规划建设乡村博物馆不少于400家。同时乡村博物馆建设还被列入浙江省“十大民生实事”。截至2022年9月30日,浙江省已累计公布乡村博物馆名单445家。同年,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浙江省文物局印发了《浙江省乡村博物馆建设指南》,要求各地结合实际情况抓好贯彻落实。乡村博物馆建设从最初的各自生长,慢慢向标准化、规范化迈进。

今年2月13日,《浙江省文旅深度融合工程实施方案(2023—2027年)》正式印发。《实施方案》明确总体要求,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加快推动文旅资源串珠成链、文旅产品提档升级、文旅业态丰富多元,全力打造文化旅游胜地。

各项机制的出台制定,政府的鼎力支持,极大激励了社会各界建设乡村博物馆的热情。文旅部门、乡镇政府、社会热心人士等响应号召,依托乡村历史文化脉络与特色资源,提炼当地精神文脉,相继建成了具有各地特色的乡村博物馆。

各馆围绕田园乡情、百工百艺、名人名胜、红色革命等文化主题,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文博阵地建设。一座座乡村博物馆拔地而起,一座座散发泥土气息的文化标识,将散落泥土间的优秀文化收集融汇,并激发出勃勃生机和璀璨光芒。

例如,杭州市钱塘区蜀南展陈馆设置了“良渚文化”“商周文化”“吴越文化”“潮文化”“围垦文化”“沙地文化”“蜀南新篇”7个单元,清晰地展示了蜀南村的历史文化脉络,是乡村博物馆鲜明在地性的典型案例。

杭州富阳区富阳元书纸文化展示馆位于“中国竹纸之乡”湖源乡新二村,馆内展示了元书纸生产的32道大项工艺流程、近72道工序,实景还原了宋代纸衣削竹办料、制浆造纸的工艺流程,并推出了非遗研学体验等公共文化服务等。余杭区中共西镇区委旧址纪念馆位于仁和街道花园村林家埭,旧址建筑已于2009年被公布为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内部布置了“西镇燃星火”“实物复原展示”“斗争捍省城”3个展厅,打造“革命文化+乡村博物馆”的发展路线。桐庐县彰坞村竹艺非遗展示馆

文旅相融新天地,且以诗意共远方。文与旅相辅,旅因文而兴。新时代,文化走向“远方”,旅游赋有“诗”意,文旅融合渐入佳境。

在此背景下,浙江省充分挖掘和利用本地优势文旅资源,将秀美的山川景色、醇厚浓郁的乡土风情与熠熠生辉的民俗文化等融合,培育壮大乡村文旅产业,积极发展乡村博物馆建设,丰富文化供给,构建文旅融合高质量“大格局”,推动浙江省文化和旅游事业在新征程上迈出新步伐。

本文以浙江省乡村部分博物馆为例,浅析乡村博物馆的发展现状、过程经验、存在问题和优化路径,旨在为探索乡村博物馆在文旅融合中的价值引领作用提供借鉴和参考。

位于江南镇彰坞村彰坞家庙,以“竹艺江南”为主题,分设“竹·寻踪”“竹·艺文”“竹·活用”“竹·巧工”四个单元,展示了彰坞村竹艺的历史、文化、技艺和传承。

与此同时,各馆还推出老物件展陈、新花样体验,形式不拘一格、内容新颖多彩,让民众感受乡愁记忆,让游客沉浸网红打卡,成为展示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和载体,带动乡村经济发展,促进乡村振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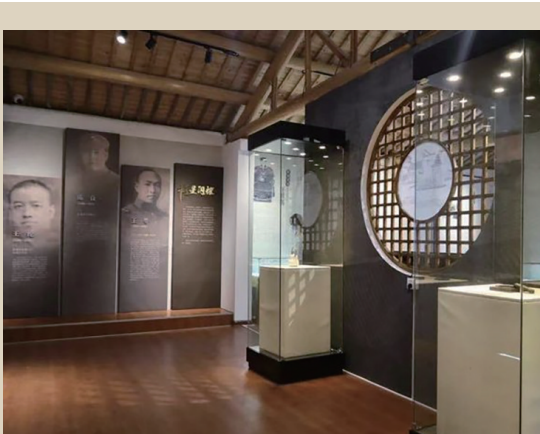
浙江建设乡村博物馆过程中的经验与若干做法

伫立于广袤乡间,乡村博物馆是展示乡土文化、活跃民间交流、促进文旅融合的重要平台。因此,乡村博物馆要以保存、展示、传播乡土文化、本土文化为使命,保持自身的乡土风情,有文化底蕴、有地方特色、有时代新意,要成为“高品位”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作为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桥梁,成为乡村振兴新样板。如今的乡村博物馆既让偏居乡村的群众享受到高质量的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得到了精神上的滋养,也通过乡土文化展陈、文创产品展售、手工体验、风物特产供应等方式,反哺乡村建设,给村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切身利益和生活变化,实现文化经济共富。

浙江省在推进乡村振兴、促进乡村博物馆建设方面,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具有示范意义。根植于乡间,努力建成的每一家乡村博物馆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成为这个区域内重要的文化枢纽和文化品牌。但是要让乡村博物馆充满活力,长盛不衰,不能只是单纯汇聚乡土资源进行展示,因此,各地从多种意义上让乡村博物馆真正活了起来,以创新、整合的思维发掘乡土文化,促进当代文化创造、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并将其融入生活与乡村发展之中,居民看到文化的价值,从而更加尊重先人的创造,承担传承、保护、发展的责任;也让村民看到



浙江省桐庐县莪山畚旅馆 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微信公号



台州东塍镇岭根村村史馆

资源利用所带来的切身利益,以及与之关联的文化提升为生活带来的变化。

与此同时,需要积极研究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展示、宣传,为乡村博物馆长效运行提供不竭动力;与文保单位、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充分结合,连点成线、串珠成链,形成集群效应;提升乡村博物馆展陈水平,开发高品质研学线路、文创产品和非遗体验项目,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品质;结合当地特色美食、民宿,催化文旅融合,拉动乡村经济,促进乡村振兴。鼓励开展游研学活动,推出研学课程。丰富乡村旅游内涵,加强文旅融合,在未来乡村建设、数字乡村建设中,展现乡村博物馆的力量。

尤其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及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相结合,使得遗产保护、文物保护与乡村博物馆建设有机链接,双方互为补充,互相促进。博物馆陈列的文物是承载历史、凝结乡愁的重要载体,因此浙江建设过程中采取了多项文物保护利用措施,一大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防护能力进一步提升,留下岁月沧桑痕迹的文物古迹得到了修缮保护,这些文物静静地陈列在博物馆里,向八方游客们展示山水、历史、民俗文化,述说着一个个精彩的故事。络绎不绝的游客让这些乡村博物馆变得生机勃勃,文化资源保护和文旅产业发展实现双赢。

当前乡村博物馆建设运营中的存在问题及解决途径

由于乡村博物馆为新生事物,短时间内的建设,会存在定位不够准确、挖掘不够深入、研究不够透彻、藏品短缺不能支撑起整个展陈等诸多问题。对于乡村博物馆的藏品,《浙江省乡村博物馆建设指南》中就已经明确其定义:乡村博物馆藏品是指具有历史、艺术、科学等价值,作为见证乡村传统文化、历

兵马俑：做交流互鉴的使者

田静



2023年在日本展出时观众参观照

人类文明经过历代传承,积累了无数的宝贵财富。只有保护好文化遗产,研究文物内涵,阐释文物价值,才能做好文明传承与交流互鉴工作。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博物馆人应该积极践行。

1974年3月,在古丝绸之路起点西安以东35公里处,秦始皇陵兵马俑破土而出,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1987年12月秦始皇陵及兵马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49年来,文物工作者在考古发掘和保护研究的同时,持续开展兵马俑与秦文明研究,及时发布研究成果。

在秦陵兵马俑发现之前,中国先秦时期人物雕塑出土较少,虽然战国的一些墓葬也曾出土陶质、木质或金属材料质的俑,但形体较小,数量不多。秦兵马俑出土后,学者最早关注和研究的是秦兵马俑的艺术渊源和艺术风格。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率先提出秦兵马俑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雕塑。这一看法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秦兵马俑是秦文明的集中体现,反映了秦文化严谨务实、包容开放的特征。它是秦国兵强马壮的真实写照,表现了秦军训练有素、视死如归的磅礴气势。

秦兵马俑在美术史、军事史、科技史、制度史等方面,均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陶俑的身高、体型、服饰、表情、发髻等,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秦代社会的真实影像,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和审美取向。秦兵马俑与秦陵文物吸引着人们进一步认识中国、了解中国。

从1979年到2013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先后五次来到秦陵博物院参观。1979年4月28日,参观秦兵马俑后,他在留言簿上写道:“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秦代兵马俑,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2013年6月29日,他以90岁高龄第五次参观兵马俑,拄着拐杖参观了50分钟。在离开前,基辛格回望兵马俑,意味深长地说:“让我再看一看!”

自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开放以来,累计接待观众1.4亿人次。同时,以秦兵马俑为代表的秦始皇陵出土文物受邀到49个国家和地区的178个城市展出。展览期间,各个国家的政界人士和普通民众争相观看,秦兵马俑军阵和陶俑头像经常出现在宣传海报和展览图录中,以秦兵马俑为主图的展览海报在城市地标位置、车站、机场、繁华商圈、街头橱窗里随处可见,成为标识度极高的图像,

中华文明的魅力与中国古人的智慧通过文物展览得以交流互鉴。

自1976年3月起,秦兵马俑等文物受邀随“中国文物交流展览”到世界各地展出。兵马俑展览所到之处,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秦俑热”。1983年10月到1984年5月,秦兵马俑应邀到日本大阪、东京等四个城市展出,累计有200万人参观。1999年10月21日,秦兵马俑随“陕西省文物精华展”应邀在大英博物馆展出。2010年8月28日,“中国的兵马俑展”受邀在瑞典东方博物馆举行开幕式,瑞典国王卡尔·古斯塔夫十六世为展览开幕式剪彩,并与西尔维娅王后饶有兴致地参观展览。2015年4月1日,“秦始皇——中国陕西兵马俑”展览在摩斯盖德博物馆开幕。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和亨里克亲王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展览。2016年11月21日,“天涯若比邻——华夏瑰宝秘鲁行”在秘鲁国家考古人类学历史博物馆展览。2017年6月9日,“中国秦始皇兵马俑文物展”受邀在哈萨克斯坦国家博物馆开幕,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为展览剪彩。2018年12月15日,“秦始皇兵马俑:永恒的守卫”展览在新西兰蒂帕帕国家博物馆举行开幕式。主办方特意在开幕当日凌晨举行传统毛利祈福仪式,200余名各界嘉宾参加仪式。2022年3月25日,为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由陕西省文物局、日本中日新闻社主办的“兵马俑与古代中国——秦汉文明的遗产”展览在日本京都市美术馆开幕。这是陕西省积极落实“让文物活起来,扩大中化文华的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实践。2023年3月28日,“中国秦汉文明的遗产”展在西班牙阿利坎特考古博物馆开幕。这是中国西班牙文化和旅游年重点打造的活动,是赓续传统友谊、深化文明互鉴的务实举措。

近年来,秦陵博物院注重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守护好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古老的文化遗产,在文物工作者的精心呵护下,散发着历久弥新的魅力。秦兵马俑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架起了交流的桥梁,成为文明互鉴的使者。

■文物征集

汉代藏铜记鼓

黄海兰



这件四耳铜鼓,凝聚了华夏工匠的高超技艺,反映了中国汉代的铜器铸造工艺技术水平。现已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和儋州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海南发现的青铜器,所属年代最早是汉代。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在海南南部和西部的一些市县陆续发现的汉代青铜器,有30余件,主要为铜鼓、铜釜两大类,另有少量马饰。其中,在海南岛西部的儋州、东方、临高、昌江、乐东等地相继出土了铜鼓9面,多为南方地区的汉代北流型铜鼓,儋州共发现铜鼓3面。

汉代的海南岛,处在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阶段,至今仍缺乏相应的青铜文化考古材料作为汉代海南冶铜业存在的实物证据,因此还难以推定发现的这些大型青铜鼓是在海南岛本地铸造的。

在古代,铜鼓的作用不只用于战争,还用于报警、祭祀、驱逐猛兽及娱乐等,海南岛儋州发现的铜鼓,应该与古代战争有一定关联。据有关史料记载,西汉初期平定南越和东汉初期征讨交趾时,汉朝军队曾途经海南岛进行征战,这些青铜鼓有可能是当时军事征讨行动带来的。儋州出土的这面铜鼓再次将人们的目光引向遥远的汉代,为那段尘封历史的揭开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文献。据史书记载,秦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时任秦朝南海郡尉事的赵佗建立南越国,自立为王。汉朝初立,由于连年战乱,国力衰弱,无暇顾及南海地区。经过文景之治,汉王朝国力大盛,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便多次派使臣说服南越王稽首称臣,然皆未果。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国丞相吕嘉谋反,杀南越王赵兴及汉使者韩千秋,割据岭南。汉武帝命祁离侯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几经征战,平定南越,并在海南岛设立了珠崖郡和儋耳郡,管辖海南事务。从此,海南由地方诸侯国管辖变为由汉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史称路博德为“前伏波将军”。时隔150年后,东汉建武十六年(40)春,交趾郡民众不满当地官吏为政苛暴,在徵侧、徵贰二姐妹率众下反叛,攻占交趾、九真、合浦等地郡城。汉光武帝刘秀命马援为伏波将军南下进行征讨,率大小楼船两千余艘,战士两万余人,斩徵侧、徵贰二人,又乘胜追击叛兵残部,遂平定交趾。史称马援为“后伏波将军”。

汉两“伏波”,有功德于岭南之民,据《琼州府志·路博德》记载:“南越蛮荒之地,秦虽置通吏,旋复为彝,祁离开九郡,其地始入中国版图。马伏波平定南疆,复郡县,治城郭,引渠灌溉,以利其民。”汉代两位伏波将军先后率兵南下进行征战时,其所率领的军队都曾驻防海南岛,这面铜鼓可以说是汉朝军队在海南岛活动的一个历史见证,也是海南岛归属中央王朝的重要物证。

在海南儋州市博物馆展厅中,赫然摆放着一件体形硕大、古朴庄重的铜鼓,吸引着众多观众的目光。这件国宝级文物——汉代大铜鼓,能够顺利入藏儋州市博物馆,是经历了一波三折,多亏文物工作者的主动作为,才避免了其擦肩而过。

这件汉代大铜鼓的发现,纯属偶然。2011年8月的一天,儋州民间文物爱好者羊先生报告儋州市博物馆,说王五镇一家废品收购站收到了一个大铜鼓。时任馆长张文彬同志随即带领工作人员前往王五镇废品收购站。在文物工作人员的要求下,收购站老板带大家上了二楼,一面大铜鼓立刻吸引住了大家的眼球。有人不禁惊叹,好家伙,这么大呀。

收购站老板介绍此铜鼓的由来。2011年6月,儋州市白马井镇学村村民到村旁的春江河捕鱼,在河水岸边底部处发现一个硕大的“铁疙瘩”,打捞带回家中。由于缺乏文物知识,村民将这件“铁疙瘩”当废品卖给了一个收废品的人,收废品人又转手卖给王五镇这家收购站。

经文物工作人员仔细观察,初步判断这是一件汉代铜鼓。与该老板说明来意后,建议将此铜鼓交由博物馆保管,以便开展研究和展示利用工作。老板称目前还不想交出,想由自己保管。博物馆多次派员与老板协商,宣讲国家文物政策,但效果甚微,工作未果。废品收购站收购到珍贵文物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轰动。为了保护好文物,防止其流失,儋州市博物馆决定多管齐下做工作:首先,指定本馆工作人员,配合公安派出所人员时常去废品收购站,向老板宣传国家文物政策;其次,聘请海南省博物馆考古专家和文物鉴定专家,对铜鼓进行进一步鉴定,确认是一件汉代铜鼓,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物价值;再次,向儋州市政府分管领导汇报,并取得了市财政的支持,为此拨出收购专款。由于前期工作较扎实,增添了将这件铜鼓入藏博物馆的信心。于是,儋州市博物馆再次与老板协商,与老板交心,不厌其烦地摆事实、讲道理、分析得失,功夫不负有心人,历时半年有余,终于感动了废品收购站老板,最终将这件珍贵的汉代四耳铜鼓入藏儋州市博物馆。

此铜鼓保存完好,形体硕大,凝重简朴,造型典雅,极具艺术感和震撼力。鼓面直径97厘米,高57厘米,足径96厘米,重197斤,仅次于海南省博物馆收藏的铜鼓,为海南省第二大铜鼓。该鼓鼓面宽大,伸出鼓颈之外,边缘有垂檐,其中央装饰太阳纹,八芒七晕,晕间布满勾云纹。鼓面饰有六只青蛙,呈顺时针站立,栩栩如生,动感十足。鼓身为束腰形,铸有两道凸棱,增加铜鼓的厚重感和坚实感。胸壁上附有两对桥状双环耳,耳高5.5厘米。鼓足外侈,与面径大小相当。从其外观造型和纹饰特征推断,应属汉代北流型铜鼓,流传时间约从东汉至唐代。